

古漢語同義詞研究的性質與目的

張生漢

內容摘要：古漢語同義詞研究的目的是不是對一組同義詞語各個成員之間意義用法之異同進行辨析；辨析異同祇是其研究過程中的一項工作，不是研究的最終目的。古漢語同義詞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對漢語某一歷史階段同義詞語情況的考察，來瞭解這一歷史階段漢語詞彙的基本面貌；從詞語之間同義關係的形成、變化的角度來探究詞彙系統演變發展的原因。這是由古漢語同義詞研究的性質所決定的。古漢語同義詞研究是漢語詞彙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屬於訓詁與訓詁學的範圍，所以它關注的重點不是漢唐典籍中的疑難字詞，而是歷代詞彙系統中常用詞語之間的同義關係。古漢語同義詞研究必須具有時空觀念，堅持運用詞彙學的理論和方法，纔能夠提高研究的品質和效率。

關鍵詞：古漢語同義詞 目的 性質 時空觀念

古漢語同義詞研究的目的是什麼？這個看似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實際上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從已有的相關成果看，不少學者研究古漢語中的同義詞主要是為了辨析它們意義上的差異，說明其用法方面的不同。這當然是需要的。但是，這決不是古漢語同義詞研究的全部，起碼不是它的主要方面；或者說，古漢語同義詞研究決不僅僅是為了辨析一組同義詞各個成員之間意義用法方面的差異。辨析異同祇是同義詞研究過程中的一項工作，不是研究的最終目的。古漢語同義詞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對某一歷史階段漢語詞彙中同義詞情況的考察，來瞭解這一歷史階段漢語詞

彙的基本面貌，並從詞語之間同義關係的角度探究促使這一面貌形成的主要因素是什麼。

古漢語同義詞研究的目的，是由這種研究的性質所決定的。對古代各個歷史階段漢語同義詞進行研究，是漢語詞彙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漢語詞彙史研究的着眼點是各個歷史時期詞彙系統的基本面貌以及這些面貌不斷演變發展的原因，所以它不僅重視先秦兩漢的語料，也重視元明清時期的語料；它不僅不特別關照先秦兩漢典籍中的疑難字詞，而且常常要把歷代那些並不難理解的常用詞語的演變發展作為自己考慮的重心。正如王力先生所說，這種研究“把語言的歷史的每一個時代看作有同等的價值。漢以前的古義固然值得研究，千百年後新起的意義也同樣地值得研究。無論怎樣‘俗’的一個字，祇要它在社會上佔了勢力，也值得我們追求它的歷史。例如“鬆緊”的“鬆”字和“大腿”的“腿”字……總之，我們對於每一個語義，都應該研究它在何時產生，何時死亡”^{[1]P321}。具有同義關係的常用詞語，其意義用法是比較容易把握的，它們之間的差別也往往是顯而易見的，毋須下很大功夫，甚至根本不用對它們辨析。如果把古漢語同義詞研究僅僅當作是找出具有同義關係的詞語、進而對它們進行辨析，那麼唐宋以降的白話著作語料豈不是就沒有做同義詞語研究的必要了！所以說，辨析不是同義詞研究的唯一的、最終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辨析一組同義詞各個成員之間意義用法上的異同，雖然對同義詞研究有所幫助，但它基本上屬於對詞語的理解這一層面的工作，辨析工作做得再好，它祇說明具有同義關係的各個成員之間的異同所在，並不涉及它們之間同義關係的形成過程，特別是涉及不到這幾個詞語之間同義關係的形成可能引起的其他詞語間意義關係的變化，這樣也就很難觸及到詞彙的系統性問題，所以對瞭解當時詞彙系統的特點意義不大。

詞彙系統中存在著各種意義關係，詞語之間除了同義關係以

外，還有反義關係、類義關係等。這些關係是在詞彙的演變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也是隨着詞彙的演變發展而不斷地變化的，是動態的。以同義詞語為例，任何一組詞語之間的同義關係的形成都不是從一開始就存在、永遠不發生變化的。就一般情況而言，某一歷史時期的一組同義詞語，開始的時候它們之間很可能並不具備同義關係；在詞彙的整體運動中，由於各自意義的引申變化，慢慢地它們都可以用來表示某一種意義，指稱同一種事物，這樣相互就具有了同義關係，成了同義詞。但是又經過一段時間的演變發展，這種同義關係開始變得不穩固，繼而逐漸消失，這種情況下它們就不再是同義詞語了。比如“住”這個詞，原本是停留、停止的意思，不表示居住、住宿，但是到了南北朝時期，“住”有了居住、住宿的意義了^{[2]p289-299}，和“居”形成了同義關係，成為同義詞；後來，在表示居住和住宿的時候人們祇說“住”，不再說“居”了，這就表明“住”跟“居”“宿”的同義關係不存在了。又如，在《紅樓夢》《歧路燈》等白話小說裏，表示食用液體、流質食物的動詞有兩個：“吃”和“喝”。既可以說“吃茶”“吃酒”，也可以說“喝茶”“喝酒”，在表示進食液體類食物的意義上，18世紀北方官話中的“吃”與“喝”是一組同義詞。但是現代漢語北方話包括北京、河北、河南、山東等地方言裏，“吃”與“喝”已經不是同義詞了；這些地方的人一般祇說“喝茶”“喝酒”，不說“吃茶”“吃酒”了，這就是說，原來“吃”與“喝”之間的同義關係隨着時間的推移已經不復存在了^{[3]P3}。在一個常用詞語替換另一個常用詞語的過程中，有一個階段是替換者與被替換者共存同用的，這兩個詞語在這一階段實際上也就是處在同義關係之中，它們都被用來表示某一特定的意義，成為一組同義詞；又經過一段時間，被替換者不再表示這一特定的意義，或者說替換者已經取代了它這一特定的作用，它們之間的同義關係也就不復存在了，換句話說，它們不再是同義詞

了。當然，常用詞語演變的情況是非常複雜的，所呈現出來的模式是多種多樣的，但就詞語的替換而言，常常涉及替換者與被替換者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共存同用的問題。漢語詞彙史之常用詞演變研究，是可以從幾個詞語的同義關係的形成過程來著眼的。常用詞語演變研究與同義詞語研究可互為表裏，相得益彰。

詞語的同義關係的形成不是孤立地進行的。“住”與“居”沒有成為同義詞之前，表示停留、停止義的“住”與“止/留/停”存在著同義關係，當它與“居”（也與表示居住的“止”）形成同義關係的時候，它與“止/留/停”的同義關係也許就解除了，或者正在解除^{[2]p289-299}；相應地，原來與“住”在停留、停止意義上具有同義關係的詞語，又與其他詞語在這樣的意義上形成了同義關係，成為同義詞，或者正在成為同義詞。還有，原有的同義關係一旦發生了改變，相應地，詞語之間的反義關係也會隨着這種改變而改變。“窮”在周代不表示貧窮的意義，所以它和“富”不是反義關係；後來“窮”有了貧窮的意義，有一個時期與“貧”形成了同義關係，這種情況下“窮”“富”之間也就有了反義關係。詞語的同義關係的形成是在整個詞彙系統的不斷發展變化中實現的，是詞彙系統運動發展的一個方面，是詞彙的系統性的變化。對某一歷史時期同義詞的研究，就是為了從一個側面來考察這一時期詞彙系統基本的面貌特徵，和這一特徵形成的主要原因。這應該是同義詞研究的主要目的。如果不是為了瞭解某一時期詞彙系統的面貌，不是為了探尋詞彙系統特點形成的原因，而僅僅為了對一組組同義詞進行辨析，理清楚它們之間的異同，這樣的同義詞研究對漢語詞彙史的研究意義不大。弄清楚古漢語同義詞研究的目的，對促進這種研究深入有效地開展下去是十分重要的。

同義詞的生成除了詞彙系統自身運動所致之外，還有的是通過語言接觸來實現的。其他民族語言中的詞語或者其他方言的詞

語由於人員的往來交流而被吸納進入本民族語言或者本地區方言，逐漸成為本民族語言或者本地方言詞彙中的一個成員，並與本民族語言或者本地方言詞彙中表示同樣意義的一個詞語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共存同用，這樣的兩個詞語之間就是同義關係了，它們就是本民族語言或者本地方言中的一組同義詞。例如原本屬於蒙古語的“站”隨着蒙古貴族入主中原，逐漸被講漢語的人所接納，作為動詞，它與漢語辭彙中的“立”表示同一種意義，成為一組同義詞。經過一段時間，漢語北方官話區不少地方方言的詞彙中，已經祇用“站”而不用“立”來表示站立的意義，這些地方方言中“站”和“立”之間的同義關係也就不存在了。對這類同義詞進行考察，有助於我們更好瞭解某一歷史階段由於語言接觸所引起的詞彙系統方面的變化，也同樣是有意義的、十分重要的漢語詞彙史研究。

總之，同義詞研究，不管是現代漢語還是古代漢語的，其目的決不僅僅是對它們進行辨析，起碼不是主要目的、最終目的。同義詞研究是通過對某一歷史階段漢語詞彙中詞語之間的同義關係的考察，來發現這一歷史階段詞彙的基本特點和這些特點形成的原因的。這一目的是由同義詞研究的性質所決定的。同義詞研究不屬於訓詁學的範圍，它是漢語詞彙史研究的一個方面，是語言學（狹義的）的研究，不是語文學的研究。訓詁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弄清古代文獻典籍中那些難懂的字形音義之間的關係，從而為準確地理解古人著作的原義提供方便。為了說明問題，學者常常對幾個意義相同、相近甚至相類的詞語進行辨析，讓閱讀者更好瞭解把握幾個詞語之間的異同。有的學者把需要辨析的詞語匯集起來集中剖析分辨，讓人們一冊在手，受益多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前學界曾推出好幾種把古代漢語中語義相類或者意義相同、相近、相關的詞語匯集起來予以考釋、辨析的專著，其中有的搜羅宏富，辨析精詳，很有創見性，讀來令人嘆服。這樣

的辨析是很重要的，這些著作對訓詁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這樣的工作需要有深厚的傳統語言文字學的功底和迎難而上的精神，應該受大家格外的尊重^[4]。但是，這種工作不是為了或者不是直接為了瞭解漢語詞彙發展的歷史而進行的，所以它的主要內容是收集古典文獻中那些意義相同、相近或者相類而又比較難以理解或者容易混淆的詞語，並按照意義相同、相近甚至相類的原則把它們組成一組進而予以分析、辨別，說明異同。這樣的構組、辨析是訓詁學性質的，不屬於漢語詞彙史研究的範圍。

瞭解古漢語同義詞研究的性質和目的，對提高研究水準是很重要的。首先，這樣有助於研究者更準確地瞭解“古漢語同義詞”的內涵，自覺地把古漢語同義詞的研究當作漢語詞彙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換句話說，我們在進行古漢語同義詞研究的時候，所面臨的物件必須是同義詞。什麼是同義詞？當下這一問題其實並沒有得到很好解決。關於“同義詞”的界定，現在多數學者已經接受了“一義相同”之說。“所謂同義，是說這個詞的某一意義和那個詞的某一意義相同，不是說這個詞的所有意義和那個詞的所有意義都相同。”^[5]P24 “同義詞之‘同’，祇能指一義相同；一義相同的詞群，就是同義詞。”^[6]這種認識對古漢語同義詞的深入研究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一義相同的詞群”，就一定是同義詞嗎？未必。“同義詞語祇能是同一語言符號系統內的共時的事實。”^[7]P279 如果幾個詞語不屬於同一個語言系統，不在同一個共時平面上，即便是意義相同，它們之間也不存在有同義關係；不具有同義關係的詞語就不是同義詞。“同義詞語祇能是同一語言符號系統內的共時的事實”這句話，還可以這樣理解：具有同義關係的幾個詞，纔是真正意義上的同義詞。這一原則，不但適合現代漢語，也適合古代漢語。同義關係必須是建立在同一語言符號系統的共時的基礎之上的，不屬於同一語言符號系統、不在同一個共時平面上的一義相同的詞群，不是真正的同義

詞。就像古代的“走”、“面”和現代漢語的“跑”、“臉”，雖然它們表達的意思一樣、所指物件相同，但是它們卻不能夠被視為同義詞。另外，“同一語言符號系統內的共時的事實”也包含有對地域一致性的要求。不同方言的詞彙系統是不一樣的，對同一個意思、同一種事物，不同地方的人常常用不同的詞語來表達。例如，《說文·木部》：“朽，所以塗也。秦謂之朽，關東謂之椶。”根據許慎的記載，當時對於用來塗抹的這麼一種工具，秦方言稱之為“朽”，而關東則稱之為“椶”；“朽”“椶”不處於同一詞彙系統之內，彼此構不成同義關係，所以它們也不是同義詞。超越時間和空間，把幾個意義相同但不屬於同一歷史時期或者同一區域方言的詞語組成一組，然後對它們進行辨析、研究，這樣的工作對更好理解古書，促進訓詁學的發展是很有意義的，但它終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古漢語同義詞研究，其結論對漢語詞彙發展歷史過程的考察瞭解不會產生什麼影響。

其次，瞭解古漢語同義詞研究的性質和目的有助於改進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效率。明白了古漢語同義詞研究是漢語詞彙史研究的內容，那就會始終把握準時間和空間的座標，在收集具有同義關係的詞語時不再強求多、全，不再把發生於異時異地的詞語都聚攏起來構成一組進行研究。傳統的語文學對幾個意義相同或者相近、相關的詞語予以考釋、辨析，說明其異同，一般情況下毋需強調詞語時地的同一性，祇要能夠說清楚各個詞語的意義和用法、對理解文獻典籍有幫助，可以怎麼便利怎麼來，把發生於異時異地而意義相同、相近甚至相類的幾個詞語構成一組以方便比較，這樣的操作是研究上的需要，是完全應該的。但是這樣的操作卻不適合於古漢語同義詞研究。詞彙中的同義關係是自然形成的，不需要我們去刻意地係聯，更不能置時間和空間界限於不顧，把不屬於同一語言符號系統的共時的幾個意義相同的詞語當作同義詞拿來構組、研究。再者，瞭解了同義詞研究的性質和目

的，就不會把研究工作局限在構組和考辨的層面上，而會想方設法深入到詞彙的系統之中，去探尋這些同義關係形成的過程和原因，以及這一同義關係的形成對其他詞語的演變發展所帶來的影響。這樣做纔能夠提高研究的效率，纔能夠有效促使漢語詞彙史研究水準的不斷提升。

再次，瞭解古漢語同義詞研究的性質和目的有助於對材料的正確選擇，從而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訓詁學和漢語史，二者研究的目的和任務不同，所以各自所選擇的材料也不相同。漢語詞彙史關注的是有文字記載以來漢語詞彙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變化以及引起這些變化的原因，從而找出其運動的規律，所以它既重視隋唐以前歷代典籍所反映出來的不同歷史時期的漢語詞彙的面貌，也重視唐宋直至“五四”這一段時期的各類文獻中所反映的漢語詞彙的一般面貌；甚至於對現代漢語書面語以及現代漢語方言口語詞彙的基本情況，也常常要作為參照來予關照。訓詁的對象一般都是古書中的疑難問題，主要是難解的字詞。易曉之字，能通之語，於文義無礙，自然毋須贅言，所以對於一般的常用詞語是不大過問的。而且，愈是年代久遠的典籍，妨礙閱讀理解的字詞就愈多，相應地為之作注的人也就愈多。唐宋以降文獻，除了那些有意仿古之作，一般的詩文，其中語言文字方面難以理解的東西不是很多，所以以往的訓詁學家、尤其是清代學者對它們是不大看重的。“清人研究訓詁的目的，從實用的意義來說，首先是要解釋經傳和其他隋唐以前的古書。”^{[8]P171}直到五四以後這種狀況纔漸漸有所改變，例如張相作《詩詞曲語詞匯釋》，乃開唐宋以來詩、詞、曲中看似平常、實為難解語詞研究之先河。很明顯，這類研究所涉及的也仍然是以一般讀者不易理解的詞語為主。總之，訓詁學的研究物件有它自己的特定範圍，所涉及的語言材料也就明顯有別於詞彙史。另一方面，很多訓詁材料是不適宜拿來作古漢語同義詞研究的，例如《爾雅》。首先，《爾

雅》不是同義詞詞典，嚴格點說，不少條目下所收連類義詞都算不上；其次，即便裏邊的詞語意義相同，也未必就是同義詞。《爾雅》所收詞語多是歷史上沉澱下來的，很難說清楚它們具體發生於何時何地。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意義相同的詞語，不處在同一個系統之內，彼此構不成同義關係，自然算不上同義詞。硬把它們當作同義詞去研究，所得出來的結論對瞭解漢語詞彙演變發展的實際情況無甚幫助。古代訓詁資料當然可以拿來做漢語詞彙史的研究，也包括同義詞的研究，但是必須按照同義詞研究的學術範式進行，起碼要弄清楚研究物件是否處於同一個系統，它們之間具備不具備同義關係，否則無論你怎樣考釋、辨析得清楚準確，都不能夠算作是古漢語同義詞研究。

作為漢語詞彙史研究的一個方面，古漢語同義詞研究的相關理論和方法的探討關係到漢語詞彙史研究的品質和效率，更關係到漢語史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應該引起學界同仁高度的重視。

〔主要參考文獻〕

- [1] 王力. 龍蟲並雕齋文集 [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0.
- [2] 汪維輝. 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 [M].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 [3] 張生漢. 《歧路燈》詞語匯釋 [M]. 開封: 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9.
- [4] 黃金貴. 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 [5] 王力. 同源字典 [Z].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2.
- [6] 黃金貴. 論同義詞之“同” [J]. 浙江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0 (4).
- [7] 劉叔新. 漢語描寫詞彙學 [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0.
- [8] 周祖謨.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 [M].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8.

(張生漢 河南大學文學院/河南大學語言研究所 郵編: 475001)